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十四

方志略例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方志辨體

直隸州之領縣如古方伯之領侯國唐節度大府之領小府雖官屬相統而疆界各殊余嘗修江南直隸和州志具草初成上於學使學使以州轄含山一縣志但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返駁詰志事中廢然余嘗推論其事詳州略縣於例是也蓋文墨之事無論精粗大小各有題目古人所謂文質相宜題目卽質之謂也如考試詩文命題詩文稍不如題卽非佳文修書亦

如是也如修統部通志必集所部府州而成然統部自有統部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拆統部通志之文即可散爲府州志也諸府之志又有府志一定義例既非可以上分通志而成亦不可以下合州縣屬志而成苟通志及府州縣志可以互相分合爲書則天下亦安用此重見疊出之綴旒爲哉至直隸之州其體視府爲其轄諸縣也其志不得視府志例以府境皆州縣境州縣既有志府志自應於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宜直隸之州除屬縣外別有本州之境義與縣境無異如以府志之例載屬縣事而以縣志之法載本州事則詳略不倫如皆用府志之例則以州境太疎如

皆用縣志之例則於屬縣重複惟於疆域沿革備載屬縣以見州境之全其餘門類一切存州去縣以見專治之界度古人制度方伯國史未必具屬國之文節度大府未必兼屬郡之載此亦擬於相體裁衣之得當者矣或問今之志直隸州者未聞如是之分別也曰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苟可以互相有無卽不得爲書矣余又何從而置議哉

余撰湖北通志初恃督府一人之知竟用別裁獨斷後爲小人讒毀乘督府入覲之隙諸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而向依督府爲生計者祇窺數十金之利一時

騰躍而起無不關蒙弓而反射名士習氣然也如斯學識豈直置議然所指摘督府需余登復今存駁議一卷見者皆胡盧絕倒也茲約舉其二條取證諸志分合大凡餘可以例推矣湖廣舊志山川一門取各府州縣志載山川名目仍依府州縣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冊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寫占紙四百番實與府州縣志毫無分別余意此等祇應詳州縣志府志已當稍裁繁注況通志乎因聘明於形家言者俾敘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勢上溯夔陝下接江西盤旋數千里閒分合迴互曲直向背爲長篇總論而山川名目有當形勢脈絡起伏嚮應者則大書以入文裁

仍加分注以詳坐落其文灑灑凡三千餘言觀者朗誦
一過則數千里閒形勢快如掌上觀紋至於無當形勢
脈落支流斷港堆阜小邱則但以小注記其總數於所
隸州縣之下且盡刪其注文前以所隸州縣爲經後以
總論山川爲緯略仿貢禹職方義例用紙不及三十番
而大勢豁然可謂意匠經營極盡鑪錘之工者矣駁議
乃曰通志固須簡約然此門將舊志原有之山川而刪
去之則通志轉成無用之書矣此門須重辦併山川中
事有關於攷據者補入此等駁議眞使人絕倒也通志
固須簡約在彼方自以謂解事先作原情論矣殊不知
彼以簡約爲言卽已不知通志之體裁矣蓋彼見府州

縣志連牀架屋通志合爲一書自須刪繁就簡云耳此直無異兒童之見夫世人之撰通志率盈百帙余撰通志不過綫裝二十冊卽與舊志相較新志勢必加增於舊余反減舊志僅存三分之一彼不知者以謂求簡約矣其實余初無必須簡約之心但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爾所貴乎通志者爲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旣已詳人之所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譬如揖左則必背右揮東則必顧西情理必然之事等於渴飲飢食之常不特無疵病可指摘亦併無新奇可驚歎也彼不識其敘論形勢之詳而但搜其名目注說之略轉譏通志爲無用

之書蓋彼意中不問書將何用但知一部山川類攷爲有用耳且彼幸而姑妄言之當事姑妄聽之未嘗實試於行事也假令當事卽以彼之所言責彼筆削此書則不知如何副其所言旣云通志須簡約矣舊志排列山川名目注其事蹟連編四五百紙已不勝繁又云舊志加所有不可刪去復云有關考據者補入是欲比舊志加詳矣是非連牀架屋不足以盡其興則彼不知別有何等簡約之法以成通志之別裁也大抵彼時磨勘局中所駁之議半是不見天日之言半是自相矛盾之說余辨例已詳此特舉一端耳又通志食貨攷田賦一門余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彙之冊登其款數而采明人

及本朝人所著則賦利病奏議詳揭與士大夫私門論撰之屬聯絡爲篇爲文亦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於十一府州數百年間財賦沿革利弊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冊以總大數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排纂書盈五六百紙而議論財賦章奏論說之文則散歸藝文而本門一概不錄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穀之數其十一府州數百年來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矣然則余之通志非苟爲簡惟其明而簡也舊志以繁爲詳贍乎殊不知府州賦役全書自當於府州志詳之州縣賦役全書自當於州縣志詳之通志體裁自不當代爲屑屑

纂錄十一府州財賦大勢沿革病利非府州縣志所能具者舊志轉不采入故文繁而反於事理晦也而嘉興進士陳熠駁云當取賦役全書補入又云其當補者十分之九是將盡謄府州縣志錢糧冊矣又余於志例極具裁翦苦心而於見行章程案牘文冊入志不合於體裁者別裁湖北掌故六十六篇略仿會典則例以備一方實用具經世有用之書也賦役不比山川可以全委於府州縣志故志文擷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府州六十餘州縣賦役全書鉅帙七十餘冊總其款目以爲之經分其細數以爲之緯縱橫其法排約爲賦役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十鉅冊略無遺脫掌

故六十六篇書分六科以吏戶禮兵刑工爲目此表列戶科中最爲執簡馭繁之法此書與志同在局中陳燿親目所覩而爲是瞽說謂之失心良不誣矣

古之方志雖有著錄而傳者無多惟宋志尙十餘家元明志之可稱者亦十餘家雖與流俗不可同日而語而求之古人義例鮮能無憾余別有專篇討論不復贅言惟統部與府州及所屬州縣各自爲志古人所無其例實始前明明人鮮知史學故於志分三等義例須作三家分別全未知也宋制以州領縣諸縣不皆有志而州志不上職方故書名或取古郡或題山水未有直稱某州志者所以避圖經官書名目余嘗謂方志不得以圖

經爲例此亦其一證也然觀宋人之爲方志雖不盡得古人之意但旣無諸縣之志可以湊泊而成亦不可以分析其書遂爲縣志此實可爲後世府志取法而統部通志之不可同於府志亦可從此推矣宋人州志自以州事聯絡爲篇屬縣別爲專篇記其建置沿革意殊簡略凡所隸事實自以合州大勢貫之不可分析求也惟羅氏寶慶四明志前志本州事實爲十一卷後志所屬六縣爲十卷與他志稍異則彼時明州建府而州治並無附郭之縣與近日之直隸州制正復相同彼時屬縣不皆有志故不得已而分爲詳略有如是爾今日之直隸州則屬縣已皆有志又不必以此爲例矣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爲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

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
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卽隋志不得統

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
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
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
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
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
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
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
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旣久往
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

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以巡撫爲主而稱部院不當更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總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

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攷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亦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